



红红火火中国年

对联:新年期盼耀门楹

◎段序培

西府人把春联叫“对子”，听上去土气，但却形象地道出了春联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学形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对春联的描述。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如过年穿新衣一样，贴春联是家家户户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个习俗，是门楹上最耀眼的装饰品，西府人内心的雅致，被它诠释得淋漓尽致。

当年的脚步还远时，大街小巷就嗅到了浓浓的年味，人们热情洋溢地采购着年货。售卖春

联的摊点前，总是会围满人，那些烫金的、粘银粉的、各式各样内容的春联耀眼夺目。春联是各家各户的“一张脸”，透过这样的“脸”，看到人们内心的期盼。仔细品读、耐心琢磨、精心挑选，人们将丰收致富、幸福安康、前程事业、添子增福、团圆长寿等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期望，寄托在春联里。待到腊月二十九或年三十，喜滋滋地将红彤彤的春联贴上门楹，家里顿时就光耀喜庆起来，俨然弥漫着一种新年来临的气息。

无联不成春，很多人觉得手写的春联年味更浓，尽管手写没有印刷的精美，但依然有不

少人恪守传统选择手写春联。为写出一副契合心意、表达来年心愿的春联绞尽脑汁，那些或清新脱俗、或苍劲有力、或潇洒飘逸的手写春联，即便是初学者的信手涂鸦，也能道出具有仪式感的“年味”。

贴了春联，新一年的崭新符号就标注在门楹上，整个屋子浸泡在浓浓的年味中，大街小巷披上红色的盛装，成了一个诗的海洋，新年的祈愿在关中大地每个角落里荡漾，飘在乡村的天地间，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

沉醉在春联的意蕴中，仰望来年的岁月，日子一步一步走向和谐幸福。

如果说进入腊月，就会有一种触碰到年味的感觉，那么渐次摆满街巷的灯笼，琳琅满目，则似乎招呼着人们，年来了！

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喜庆热烈，炫目奔放，红得喜庆，红得年味十足。倘若红色是中国人的民族色彩和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灯笼在民族灿烂的文化中也不可或缺，它象征着阖家团圆、幸福光明。

在现在看来，火罐灯笼极其简陋和粗糙，但那时却很流行。就像那时年底飘着香味的大铁锅一样，总有许多乐趣和新鲜常常伴随着我。其中，临近年尾走街串巷的卖灯笼人的吆喝声和他竹背篓里一片的红色最令我神往。母亲给我穿的衣服都是一贯的黑灰色，偶尔是军绿色，而红色似乎很少，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大量的点缀。

卖灯笼的有时会坐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劈开高粱秆做篾，再用刀片划成韭菜叶状。他的手很粗糙，厚厚的老茧，纵横的深褶，有时会不用刀，直接用手劈！但又非常灵巧，一上一下交叉中就搭折成圆筒状，最后蒙上一层事先处理好的红纸，一个漂亮的火罐灯笼就鲜活地摆在我们面前。在大槐树下会里三层外三层围上许多人，有看热闹的，有提前定制等着取的，当然也有孩子哭闹而大人舍不得给买的。我对充满喜庆的大红灯笼，常常满怀期待。灯笼买回以后，母亲会放在高高的柜顶，用东西小心地盖住，唯恐尘土沾染。

每逢春节，村里每家每户都会在大门和房门两边角上、猪圈、牛圈等挂上红灯笼。如今，红灯笼广泛应用，制作也更加精美。逢年过节时，街道、商店、公园甚至一些大型建筑物门口，都会挂起团圆的大红灯笼。夜晚华灯初上，一盏盏灯笼星星点点，平静的夜会显得隆重热烈、喜气洋洋。

但无论怎样，大红灯笼里的中国味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最浓郁、最诱人，也最喜庆。

今天，女儿又看到这许多精美的大红灯笼，嚷着要买。我有些迟疑，去年的电光灯笼还很崭新，我已小心地藏在书房里整整一年了，就不知道能否瞒过女儿让她重新用上一回？或许，去年的和今年的年味混合在一起，这盏灯笼会更加喜庆、更加隽永。

灯笼:绚丽多彩映年景

◎成诺

编者按:春节的脚步近了,翰墨飘香的春联迎在大门口,为新的一年迎祥纳福;精美的年画,为年的征途绘就了最美的祝愿;美丽的窗花,为年送上最美的笑容;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喜庆热烈迎接年的到来……火红的色彩,火红的生活,带给我们一个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王尊农作

福字帖:万般心愿一字见

◎王卉

过新年是冬天里最重要的事儿，也因为年，冬天的记忆变得不再只有苦冷，而增添了许多温暖与热闹。手机扫码集“福”字是近年过年流行的新时尚，它将过年贴“福”这项由来已久的风俗，继续发扬光大。一张“福”字帖，拉近了人们的距离，集福气、攒福气、粘福气，让新年又添欢声笑语。

以前过春节，除了贴春联、贴窗花，家家户户还要在大门上、墙壁上、物件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祈愿来年有福气、走福运。那些讲究些的人家还要

在垃圾桶上贴个倒过来的“福”字，不让福气白白溜走。

中国人的春节讲究热闹喜庆、阖家团圆，斗方红纸上的一个“福”字，是万千汉字中最能体现人们美好愿望的一个字。它历史悠久，在甲骨文中就以葫芦形状的行酒之器出现，历经千百年的演变，象征生活富足的寓意却从未改变。它将健康长寿、平安顺意、日进斗金等祝愿，山包海汇般收入其中，因而，如今的人们在入户门上贴一大大的“福”字，不仅为了增添喜庆的气氛，更是包含了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福”字的写法有上百款，无论是书法家各有千秋的即兴挥毫，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还是初能握笔的稚童信手涂鸦，歪歪扭扭仿若蝌蚪，此时笔下的行草隶篆楷，都成了艺术的升华，更有艺术家将生肖搭配福字，不落俗套的组合创新，让人眼前一亮。在美食、读书、音乐等场景中，可爱的生肖或大快朵颐、或孜孜不倦、或手舞足蹈，为春节的多彩生活锦上添花。别具一格的生肖福个性十足，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都说，有“福”字才叫过年呢。



张宝文作

年画:美满愿景入画来

◎王卉

腊月的天，亮得迟，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准备年货的热情。八点多钟的早市，人头攒动，热闹如常。几家卖年货的小摊挨着摆在一起，为往来的人们采购提供一条龙服务，方便人们逛一遍就把年货置办齐。

年里用的、耍的物件，分门别类地摆在摊跟前，卖货人露出笑容，老远就招呼着，认识不认识的人，被这热情一叫，感觉真如自家亲戚一般，不买都要在摊前多看几眼。卖年画的摊前围满了人，因为款式多样，一张张挑选起来有些费时，摊前的人也越来越多。

摊上的年画除了机器印刷的，还有几样手工印刷的传统木版画。西府本就有张贴年画的传

统，不仅因为凤翔出产木版年画有千年历史，还得益于人们对文化的看重。摊主讲解着各样年画故事及寓意，听得人们面露喜色，定要多选几张才肯罢手。传统的年画多是贴在门上的，执铜的秦琼和执鞭的敬德分立左右，寄托着人们对家宅安泰的愿望。一张张洒金大红纸上，二人昂首挺胸，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整个图案墨色清晰、线条匀称，让人爱不释手。

年画要在新年时张贴，这样的新年祝福才更有意义。虽然比起机器印刷的，手工印刷的自然价格要高上一些，物以稀为贵，人们还是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它们的偏爱。每张年画都套有透明玻璃纸袋，可人

们还是轻轻地拿起它们，比较、挑选一番，像是要收藏一件艺术品，小心翼翼的。

不管买不买，卖货人都是一视同仁对待。他似乎是位内行，对木版年画的制作了如指掌，“刻板用的是啥木头？——梨木。”“多长时间能刻好一个版？——有三五天就行。”……面对七嘴八舌的询问，他竟都能对答如流。

整个年货摊红彤彤的一片，精美的礼盒装着吃的喝的，大红对联饱含着美好祝福，各式各样的喜庆红灯笼旁，还摆着娃娃们喜爱的电子灯笼，不停唱着歌闪着灯，年味十足。比起其他摊，文雅的年画摊中，那一张张大红底儿的年画，似乎更红了。



邵伟伟作

窗花:吉祥喜庆剪出来

◎段序培

幅像模像样的窗花。

临近年关时，女人们像是约定好了似的，从年集上买回几张红纸，取出盛放针头线脑的筐，找出那把用了多年的剪刀，聚在一起，闲谈说笑间，剪刀来回轻巧地几个起落，一幅“富贵有余”就展现眼前了，生动又逼真。不一会儿，“喜鹊登枝报春”“福祿双全”“五福临门”“喜迎春节”跟变戏法似的一个接一个从女人们手里钻出来。窗花的内容多为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历史传说、十二生肖和吉祥图案等，常以吉祥喜庆、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连年有余等为主题，也有人根据自己喜

好随意造型，但无不表达了对新春的渴望，对来年的憧憬，对幸福生活的祈愿。

窗花是智慧的凝练，是淳朴的再现，是心灵的期盼，是幸福的抒写，真正的年味就是从窗花上红艳艳的窗花中弥漫开来的。根据制作工艺，窗花又分为剪纸窗花、木刻窗花、印刷品窗花和彩绘窗花，如今的玻璃窗花贴也很受人们喜爱，无论是昔日木格子的纸窗窗上，还是现在铝合金的玻璃窗窗上，那火红的窗花，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绽放着五谷丰登的祝福，把人们的日子映照得更加红火。



曹宇作



郑宗林作